

與日本方面辯論：究竟是誰的問題？

◎ 吳廣義 王智新

中國球迷在亞洲杯足球賽日本隊出場的比賽中，打出了「正視歷史，向亞洲人民道歉」、「足球，世界的；釣魚島，中國的」等標語，並伴以噓聲，甚至還有不少過火行為。對於中國球迷將政治情緒帶入體育比賽的做法，我們感到十分遺憾，認為是不足取的；但是，部分日本媒體大肆炒作，日本某些政客借題發揮，更是值得關注。例如自民黨女性局長西川京子揚言：「中國球迷在亞洲杯錦標賽的『反常』舉動，難道不是中國政府反日教育的結果嗎？」¹富士電視台搬來日本外相川口順子和防衛廳長官石破茂，借勢對中國歷史教育發難，聲稱：「要徹底消除中國的反日情緒，必須先刪除中國歷史教科書內的抗日戰爭史。」²川口順子則以日本政府的姿態放出口風：「在這次的球場反日問題上，日本向中國提出了十多次的抗議。在教科書上，也已經通過日本的一個特別組織，與中國方面進行檢討。對於不恰當的地方，將會提出反對，要求更正。」³可見，日本方面自以為這次可算抓住中國方面的把柄，將這類「歷史問題根源在中國」的論調集中釋放出來。

針對日本方面——包括政府和某些政要、媒體、學者——借這次中國球迷「厭日情緒」為題發揮出來的八大論點，我們願意發表個人看法，與日本方面辯論，目的是探討其癥結，即究竟是誰的問題，進而尋求解決途徑。

在與日本方面辯論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個觀點：中國球迷在亞洲杯足球賽中對日本隊顯示出的情緒，不是「反日情緒」，而是「厭日情緒」。

為甚麼這麼多球隊參賽，中國球迷單單對日本隊報以噓聲？答案是明確的，從中國球迷在亞洲杯足球賽中當日本隊出場時打出的標語「正視歷史，向亞洲人民道歉」、「足球，世界的；釣魚島，中國的」就可以看出，無疑只是針對日本拒絕對侵華戰爭反省認罪的歷史認識問題，包括戰爭遺留的領土、賠償等問題，並不涉及其他方面。中日兩國交往歷史源遠流長，所涉及的面之廣可以說是無所不包。將球迷的反應籠統地指責為「反日情緒」，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這種做法是沒有道理和別有用心的。廣大中國民眾和政府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既不贊成在體育比賽中少數球迷出現的偏激行為，也反對部分日本媒體將少數人的行為過分炒作和渲染的做法。

這次部分日本媒體炒作和渲染非同小可。日本銷量最大的報紙《讀賣新聞》的言論很有代表性。該報以〈「愛國」教育催生的反日民族主義〉為題發表社論，稱中國國內的反日情感高漲是在上世紀90年代後半期開始的，中國政府借1995年紀念二戰勝利50周年之際，展開了大規模的旨在「愛國團結」的「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活動」，大量報道舊日本軍隊的侵略及殘忍暴行，並以此將「反日」作為愛國教育的基調；還尖刻地指出，中國政府此舉的目的是為「緩解國內矛盾」，是為「維持共產黨獨裁政權的正統性和向心力」，並且指責說「狹隘的國家主義是中國政府自己培育出的產物」⁴。

與日本媒體相反，國際媒體作出的分析則是比較客觀的，例如美聯社在專稿中指出：「大約六十年前日本殘忍的侵略行動，使得中國人對這個亞洲鄰居的怨恨依然可以在亞洲杯的觀眾中看到；絕大多數中國人堅持，日本從來沒有表現出適當的悔悟，尤其是首相小泉純一郎每年前往東京的靖國神社參拜，靖國神社供奉了日本戰爭時期的死者牌位，其中包括戰犯；此外，釣魚島爭議也激怒了中國民眾。」⁵日本自由撰稿人高橋浩祐也評論說：「在今天的日本，唯一一個真實存在而又不言自明的禁忌就是談及中日戰爭和二戰的真正原因。畢竟，這要歸結為已故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和美國的佔領政策——後者使天皇免於刑事訴訟，得以統治當時動蕩不安的日本國土和人民。」⁶

這次中國球迷所表現出來的「厭日情緒」，可以說是中國民眾「厭日情緒」的一個縮影。中國民眾真誠地希望中日兩國世代友好，願意拋棄宿怨面向未來，而不願意怨恨世代相傳，所以要求日本政府真正反省並認罪，以史為鑒，不要讓戰爭悲劇重演；對於日本政府拒絕對侵華戰爭反省認罪的做法，表現出厭惡和義憤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與受害賠償相比，中國的受害者更看重日本政府的正式的毫不含糊的認罪和道歉，恢復他們做人的尊嚴。在山東，被抓到日本充當勞工、逃到日本深山裏過了十三年野人生活的劉連仁，臨終前也沒有看到日本政府的謝罪，於是要求兒子將對日訴訟打到底，替他討回公道。在滇西，一個曾經被日軍輪奸後又強徵充當「慰安婦」的李連春阿婆，迄今仍然遭受著巨大的精神折磨，因而躲在遠離家族的深山裏，羞見親人和鄰里；她深藏在心中的願望是，在有生之年「恢復我的名譽和尊嚴」，加害者能夠在她的家族面前還她以清白。在北京，一位日本侵華戰爭受害者的遺屬曾經發誓不同日本人打交道，但是看到原侵華日軍士兵東史郎向中國人民低頭認罪時，向東史郎伸出和解之手。在河南，曾經率領花岡勞工起義的耿諄老人，堅決不接受曾經奴役他們的日本鹿島公司的救濟金，只要求日本政府和鹿島公司承認加害事實並謝罪。這些受害者及其子孫要求日本政府和有關企業真正認罪和道歉，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正義之舉。

迄今，中國受害者在日本、中國、美國法院起訴，要求日本政府和有關企業賠償的訴訟達到三十多起，中國被擄往日本勞工聯誼會（籌）、細菌戰受害者調查會、重慶大轟炸受害者聯誼會（籌備組）、潘家戴莊慘案受害者索賠會等也都組織起來，準備討回公道。沒有公道就沒有人權，也就沒有和平。可是，日本政府迄今對這些日本侵華戰爭受害者沒有任何認罪、道歉和賠償的表示，連日本法院的要求日本政府對這些日本侵華戰爭受害者賠償的判決也是一推二拖三賴帳，怎能不叫這些日本侵華戰爭受害者反感和厭惡。

中日關係中的歷史問題，都是日本方面挑起的。日本右翼保守勢力每當在歷史教科書「改惡」、參拜靖國神社、修改「和平憲法」和拒絕對受害者賠償等問題上挑起事端時，預料到必然激起中國民眾的強烈反對，於是採取「倒打一耙」的手法，危言聳聽地在日本宣揚「中國軍事威脅論」、「中國經濟威脅論」等論調，以掩蓋其為日本侵略戰爭歷史翻案的行徑，「反日情緒」就是這些「倒打一耙」論調的一種。而所謂的「反日情緒」是日本右翼勢力發明的，西尾幹二在與筆者辯論的電視節目中就喋喋不休地大講甚麼「為了維護共產黨的威信，中國政府將日本當成靶子的，煽動反日情緒」等等，竟然向日本民眾「揭露」這是所謂「中共的陰謀」。

這一策略逐漸被日本政府採納，到2002年11月28日，日本首相諮詢機構「對外關係工作組」的專題報告〈二十一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略〉提出：中國年輕人「反日感情」源於中國國內

的教育方法，為此，應該與中國政府開展坦率協商⁷。有日本學者也隨聲附和說：「中國在國民中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從80年代後期起日益增強的反日情緒是它的集中體現。」⁸這次又將中國球迷的「厭日情緒」誇大為「反日情緒」，大肆炒作，藉以發泄多年來的鬱悶：面對中國民眾敦促日本反省侵華戰爭歷史的正當要求，想要抵賴而又理屈心虛。日本媒體和政要甚至公然要求中國方面「先刪除中國歷史教科書內的抗日戰爭史」，其企圖抹殺侵華戰爭歷史的用心暴露無遺。這種蠻橫無理的態度只能引起中國民眾更大的「厭日情緒」。

下面，我們針對日本方面的八個論點發表個人看法。

一、日本方面：中國政府在煽動中國民眾的「反日情緒」，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以來開始的愛國主義教育，搞了許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發展成現在的強硬民族主義，是亞洲杯足球賽中國球迷「反日情緒」的原因。

我們的看法：中國政府從來沒有煽動中國民眾「反日情緒」。中國政府再三強調：正視和承認歷史，是中日關係的重要政治基礎之一；希望兩國青少年加強交流，增進了解，加深信任。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是為了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這是每個國家都需要做的事情。至於說到日本侵華戰爭的累累暴行，真是罄竹難書，而有關以抗日戰爭為主題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從來沒有刻意渲染侵華日軍的殘暴行徑。例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等，確實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建立的，但並沒有將侵華日軍的殘暴行徑作為主要內容，而是側重展示侵華戰爭發生的背景、原因、過程和結局，為的是以史為鑒，避免隨著時間流淌而造成的戰爭記憶的風化，防止歷史悲劇重演，進而將其發展成為國際和平園地，為促進中日兩國人民世代友好做出貢獻。

中國民眾在日本戰敗投降後，無條件地收留撫養日本遺孤，和平遣返日本戰俘，顯示了「以德報怨」的情懷；1972年中日兩國恢復邦交，直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儘管戰爭創傷尚未治癒，日本國內有各種各樣的同情甲級戰犯，企圖否定侵略戰爭性質的逆流，但是畢竟還沒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為之翻案，所以中國民眾堅持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戰爭受害者的觀點，沒有絲毫的「厭日情緒」。

進入上個世紀80年代後，日本一躍成為經濟大國，1982年中曾根康弘當選內閣總理後，立即提出「戰後政治總決算」，確定了日本要成為政治大國的發展目標。他在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上，指斥承認戰爭的侵略性和加害性的觀點為「東京審判戰爭史觀」、「馬克思主義戰爭史觀」，呼籲拋棄「自虐性的思潮」。就是在當年，日本文部省審定通過了歪曲、篡改日本對外侵略歷史的歷史教科書，引發了「教科書事件」。1985年，作為戰後的首相，中曾根首次於8月15日所謂「終戰紀念日」正式參拜靖國神社。這些舉動招致亞洲各國的強烈批評，特別是中國，把首相正式參拜合祀著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當作嚴重的政治事件，從而觸發了中國民眾的「厭日情緒」。

此後，日本政府對侵略戰爭責任的認識與政策進行了調整、轉換和再調整，總的趨勢是掩蓋侵略歷史，推卸戰爭責任，拒絕反省認罪；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團體結成右翼保守勢力，乘機興風作浪，推動日本政府的戰爭責任政策向右調整，致使日本社會接二連三地出現了教科書事件、參拜靖國神社、突破「和平憲法」、拒絕對戰爭受害者賠償等為侵略戰爭歷史翻案的事態。對此，日本愛好和平的進步力量針鋒相對地開展了抵制活動，國際社會尤其是曾經遭受日本侵略戰爭之害的亞洲鄰國也表示強烈反對，釀成一系列重大國際事件。這些表現、事態和影響，彙集成為日本的歷史認識問題，嚴重地損壞亞洲近鄰各國人民的對日感情。

日本的歷史認識問題，不僅僅是日本如何認識侵略戰爭歷史並採取相應的方針、政策、戰略的本國內政問題；同時也是日本是否服從國際判決、履行國際條約和遵守中日雙邊政治文件原則的國家誠信問題；更是涉及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亞洲受害國人民的感情和尊嚴，關乎發展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影響東亞穩定與和平的國際關係問題。

日本的歷史認識問題，表面看是日本右翼保守勢力在興風作浪，而實質是日本政府的大國戰略在發揮主導作用。日本政府的大國戰略的目標，是企圖通過否認侵略戰爭歷史和推卸戰爭責任，來甩掉戰爭責任的包袱，以恢復其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地位。以此為背景，日本政府在如何對待侵華戰爭歷史方面形成「三不政策」。

首先是「不認罪」。日本對華戰爭已經過去59年了，日本歷屆政府和國會連其性質是侵略戰爭都不承認。也就是說，沒有一屆政府，沒有一任首相，沒有一次國會，正式承認當年的對華戰爭是侵略戰爭。

其次是「不道歉」。日本政府可以通過公報形式，用明確的語言，向韓國、朝鮮等公開地毫不含糊地道歉，也可以在政府首腦會談時，正式向荷蘭、英國等道歉，卻偏偏不向中國作如此道歉。

第三是「不賠償」。日本政府斷然拒絕中國的日本侵華戰爭受害者的索賠要求，對日本法院作出的對侵華日軍遺留化學武器受害者和強擄中國勞工的賠償判決，也百般抵賴；日本政府將對侵華日軍遺留化學武器受害者的賠償說成「補償金」，鹿島公司更直截了當地聲明其支付給死難中國勞工的「基金的捐出，不含有補償、賠償的性質」⁹。

日本政府在1972年中日兩國政府《聯合聲明》中雖然承諾「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但是並沒有承認這一「戰爭」是侵略戰爭，只不過籠統地承認日本對過去戰爭的責任並表示最小限度的「反省」。1993年日本朝野關於「侵略戰爭」和「侵略行為」的爭論充分暴露了日本政府的立場。非自民黨的細川護熙出任聯合執政黨內閣首相，會見記者時表示「那場戰爭是侵略戰爭，是錯誤的戰爭」而遭圍攻和非難，隨後在就職施政演說中改為「侵略行為」，而且他所說的戰爭，也沒有明確是指對華戰爭，還是指太平洋戰爭。其內閣外相羽田孜則流露出「說成『侵略戰爭』，想也沒想過」的表示。隨後羽田孜出任首相時，再次表明只承認日本有「侵略行為」而否認發動侵略戰爭的態度¹⁰。

至於在歷史教育方面，中日兩國到底誰出了錯？將日本現行的市場佔有率超過99%的七種中學歷史教科書，與中國現行的市場佔有率為100%的三種中學歷史教科書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日本中學歷史教科書有關日本侵華戰爭歷史的記述，極力回避侵略戰爭的性質和責任，蓄意淡化侵華日軍的戰爭暴行，刻意強調日本民眾的受害，正面記述日本全民支援戰爭，根本無視中國軍民的抗戰力量，鼓勵學生進行「受害」調查，突出體現了「掩飾侵華性質，推卸戰爭責任，強調受害意識，拒絕反省認罪」的指導思想；中國中學歷史教科書有關日本侵華戰爭歷史的記述，強調日本策劃、發動和實施對華戰爭的侵略性質，日本侵華戰爭的暴行，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苦難，中國軍民的抗日鬥爭及最終取得勝利，日本侵華戰爭違犯國際法規、慣例和人道準則的罪惡本質，中日學生應該共同了解日本侵華戰爭的歷史，突出體現了「客觀記述，公允評價，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指導思想。兩者形成鮮明的反差，問題出在何方也就一目了然。

總體看來，日本學校的歷史教育完全秉承日本政府掩飾日本侵華歷史，回避戰爭責任的教育

指導方針。迄今日本政府僅僅承認當年日本對華有「侵略行為」，拒絕承認日本發動了「侵略戰爭」，所以日本中學歷史教科書就使用「侵入」、「進出」的字樣，而蓄意回避「侵略戰爭」的用語。更為嚴重的是，將日本現行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同1997年度中學歷史教科書比較，就可以明顯地看出極力回避侵華性質，蓄意淡化侵華罪行等全面「改惡」的現象。例如，有關南京大屠殺、強征慰安婦、「三光作戰」等內容，都大幅度削減並曖昧化；細菌戰和人體實驗的罪行則完全刪除。日本右翼保守勢力連續推出歪曲歷史事實的教科書，大搞為日本侵略戰爭歷史翻案的活動，固然產生很大影響，但是日本政府歷年公布的《學習指導要領》和教科書審定制度對歷史教科書編撰工作的「指導」，則起了決定性作用。

歲月本來是可以醫治戰爭創傷的，但是日本右翼保守勢力偏偏不斷地舊帳翻新，往戰爭受害者傷口上抹鹽。中國受害民眾迄今不僅沒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的毫不含糊的認罪、道歉和賠償，而且還不時受到日本參拜靖國神社和歷史教科書「改惡」等事件的再次傷害，其失望和憤怒的心態，不親身考察和感受，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體會到的。2002年在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之際，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主持的「第一次中日輿論調查」結果顯示：對於日本形象，在14個可以多項選擇的答案中，「侵華日軍」列第一位，佔53.5 %；「日本近代侵略中國，至今沒有很好反省」，「擔心日本再次走上軍國主義道路」，成為被調查者對日「不親近」和「很不親近」的主要理由；「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參拜靖國神社」，「對於中國勞工和『慰安婦』等戰爭遺留問題，日本政府和相關企業都應謝罪和賠償」，是大多數被調查者的強烈呼聲；這次中日輿論調查組織者得出結論：「顯而易見，歷史問題成為影響中國公民對日感情的最重要的因素。」¹¹這就是中國民眾「厭日情緒」的癥結所在。

二、日本方面：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已經承認是侵略戰爭並反省道歉。

我們的看法：首先需要澄清，村山富市並沒有明確承認對華戰爭是侵略戰爭。1994年6月成立了社會黨、自民黨和先驅新黨的聯合政權村山富市內閣。儘管村山首相具有左翼革新政黨社會黨的反戰品格，但是偏偏在這時社會黨放棄「侵略戰爭論」和自民黨進而採取「侵略行為論」，使村山內閣在戰爭責任問題上統一了認識。所以在內閣成立後的首次記者會上，村山首相只是表示「日本造成了那麼大的慘禍，有必要充分、虛心地反省自己的責任」，而避開社會黨一貫的「侵略戰爭論」。到了7月18日首次施政演說時，他也特意使用了「侵略行為」的措詞¹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五十周年之際的1995年8月15日，當時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發表了著名的「村山談話」，稱「我國在不久前的一時期，由於國策錯誤走上戰爭之路，殖民統治與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人民造成巨大的傷害和痛苦。今後為了不犯這樣的錯誤，謙虛地接受歷史事實，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和衷心的道歉，並對所有犧牲者表示哀悼」¹³。「村山談話」儘管比歷代首相的戰爭歷史認識有所進步，但是仍然沒有承認對華戰爭是侵略戰爭。同時，日本國會炮製了全面抹殺日本對外戰爭侵略性質的所謂《不戰決議》，聲稱「本院值此戰後五十年之際，對全世界戰死者及因戰爭而犧牲者，致以追悼之意。而且，本院在對世界近代史上許許多多殖民地統治和侵略性行為進行回顧時，認識到我國過去進行過的這種行為及給予他國國民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的痛苦，對之表示深刻的反省。」¹⁴日本國會的《不戰決議》抵消了村山富市承認日本「由於國策錯誤走上戰爭之路」的影響。

其次需要明確，日本自民黨等保守政黨在對待侵略戰爭歷史時，採取對外和對內「兩副面孔」的做法，即對外大體承認日本對過去戰爭的責任並表示必要的最小限度的「反省和道

歉」，但是堅決守住「認定戰後賠償問題據《舊金山和約》和與當事國的雙邊協定已經解決而拒絕新的賠償要求」的底線；對內美化日本侵略擴張的歷史，並且將其宣揚為民族光榮傳統。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到曾經遭受日本侵略戰爭之害的鄰國訪問時，往往抬出「村山談話」來搪塞，回到國內則祭起《不戰決議》來消除其影響。他們熱衷於強調「作為日本人的自信和對日本歷史、文化的一種驕傲感」，但只字不提反省日本侵略戰爭歷史，顯然同他們鼓勵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教科書、修改「和平憲法」一樣，是將侵略歷史尤其是侵華歷史當成值得驕傲的歷史來加以宣揚¹⁵。這種「兩副面孔」是做出解決戰爭責任和戰後處理問題的姿態，以便解除曾淪為侵略戰爭犧牲者的亞洲各國對日本政治、軍事大國化存有的強烈戒心，為日本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而「創造環境」。很明顯，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的「兩副面孔」從屬於政治需要，並沒有明確的戰爭歷史認識給以保證和支援。

三、日本方面：日本應該擁有軍隊，所以《和平憲法》必須修改。

我們的看法：戰後日本政府面對其發動的侵略戰爭所造成的巨大損失，曾誓言日本今後絕不謀求成為軍事大國，並頒布《和平憲法》，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家權力發動的戰爭、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前項目的，不保持海陸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¹⁶

但是日後的事實證明，日本違背了自己的諾言，作為國家行政長官的總理以及其他政治家在公開場合多次發表演論褻瀆和曲解本國最高和根本大法——《和平憲法》，並一直再瞞天過海地擴充軍備，尤其是在90年代以來，更加快了軍備發展的步伐，特別是國家的軍費預算上升至世界第二位，2002年軍費更高達405億美元。日本常備兵力雖然只有二十四萬，但是軍官質素高，動員擴編能力大。日本自衛隊在常規武器方面已達到世界一流水平：陸軍裝備的坦克在火力、機動性及自動化程度等方面均列世界各國主戰坦克之首；海軍「宙斯盾」級驅逐艦裝備有世界最先進的「宙斯盾」艦載雷達及導彈系統，反潛、布雷和大型艦艇等軍事技術均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空軍擁有的高性能戰鬥機的數量僅次於美國。日本自衛隊已經發展成為一支兵種齊全、武器裝備先進、作戰能力較強的軍隊，其實力早已在亞洲領先，甚至超過英、法、德等大國的水平。

按照常理，軍備是一個國家的主權問題，其他國家不應該品頭論足，只要它符合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潮流，就是他們自己國家的事情。但是，日本是個例外，因為有《和平憲法》的約束：永遠放棄戰爭包括自衛戰爭，不保持戰爭力量即不能擁有武裝部隊，是《和平憲法》的基本點。《和平憲法》既是日本自己對於發動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罪責的反省並承擔國際制裁的承諾，更是國際社會對日本強制施加的限制性條款。這一條款的修改和取消，則首先需要徵得國際社會尤其是受害國及其民眾的認可。日本在對當年的破壞和平罪和反人類罪還沒有認真的反省和認罪的前提下，在不斷為侵略戰爭歷史翻案的背景下，又接二連三地制定出一系列平行法律，以架空和衝破《和平憲法》的束縛，甚至單方面修改《和平憲法》，違背有關國際條約的承諾，擴充軍備，給世界和平造成隱患，不能不引起包括當年深受日本侵略戰爭之害的中國政府和人民在內的亞洲各國人民的警覺。這也是中國民眾「厭日情緒」的一個重要因素。

四、日本方面：日本應該出任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我們的看法：日本要想謀求類似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缺乏政治大國必備的資質：

(一) 在戰爭責任方面，日本政府推翻對有關國際判決、國際條約的承諾，尤其是違反《中日聯合聲明》等三個政治文件的原則，連續參拜供奉戰犯的靖國神社，連續批准歪曲歷史和美化侵略的歷史教科書，堅持拒絕對戰爭受害者賠償的方針、堅持突破「和平憲法」擴充軍力，顯示出推卸戰爭責任甚至為侵略戰爭歷史翻案的單邊主義的強硬姿態，使日本喪失了政治大國的負責精神；

(二) 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嚴重傷害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亞洲受害國人民的感情和尊嚴，破壞了日本民眾同中國、韓國、朝鮮等亞洲鄰國人民的溝通和信任，使日本喪失了政治大國的基本信譽；

(三) 日本依託日美同盟，擴展軍事力量的同時，也使自身受控於美國，美國在日本的4萬多駐軍和眾多的軍事基地，將是迫使日本服從美國全球戰略的緊箍咒，在國際事務中，無法發揮作為一個正常國家所起到的作用，使日本喪失了政治大國的獨立品格。

這些缺失歸根結底是日本的歷史認識問題造成的。

日本和德國過去都是二戰的罪魁禍首，現在都是美國的盟國，都在積極追求政治大國的地位，爭做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是卻有著截然相反的戰爭理念，在應對美國對伊戰爭的態度方面充分表現出來了。德國反對攻伊，直到現在仍然拒絕出錢出兵，不惜為此導致同美國關係的惡化；而日本則迫不及待地突破《和平憲法》，出兵出錢支援對伊戰爭，並且借機發展軍力。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

一是對於美國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日本和德國態度迥異。美國自恃國力強大，開始崇尚霍布斯的弱肉強食哲學，認為這個世界上只有強者才能生存，能挑頭搞單邊主義才是強者的表現，所以單方面終止1972年美蘇限制反彈道導彈條約，退出京都協定，退出全面禁止核子試驗協定，不接受國際刑事法庭對美國的制約，直至撇開聯合國和國際社會的反對而對伊動武。日本當年的軍國主義思潮和恃強凌弱的武士道精神並沒有徹底清除，輕視亞洲其他民族的民族優越感仍在作祟，同美國崇尚的弱肉強食的哲學、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一拍即合。而德國信奉的是康德哲學，認為這個世界應該深深地打上道德的烙印，講究公平和理性；雖然在二戰中走了很嚴重的錯誤道路，但是能夠接受慘痛的教訓，幡然醒悟。

二是，也是最重要的，德國民眾從根本上解決了歷史認識問題，樹立了正確的戰爭理念，再也不做既害人又害己的事情，德國人反對美國無理攻打伊拉克的比例一直在70%到80%之間，所以德國總理施羅德競選連任時就向公眾保證德國不會出兵幫助美國「倒薩」。而日本民眾從來就沒有正視和反省侵華戰爭罪行，迄今仍然從侵略擴張的歷史中挖掘「光榮傳統」，將發動侵略戰爭的戰犯標榜為「民族英雄」來加以參拜，借此來尋找擺脫經濟困境和恢復軍事大國和政治大國的民族凝聚力，所以日本政府出兵出錢支援對伊戰爭，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像日本這樣仍然堅持當年錯誤的戰爭理念的國家，對歷史尚且不負責任，怎麼能夠讓世人相信會對現實和未來負責任，因此也就不具備負責任的政治大國的資格，距離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資格相去甚遠。

五、日本方面：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是正當行為。

我們的看法：中國民眾譴責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是因為靖國神社不僅供奉著被遠東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十四名甲級戰犯的牌位，還在其展示戰爭歷史的遊就館裏繼續宣揚當年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理念。中國人民曾飽受日本軍國主義的蹂躪和摧殘，痛苦的記憶至今仍然留在中

國人心中。僅從1931年到1945年的日本侵華戰爭，就造成中國軍民死傷3500萬人，戰爭消耗與財產損失達6000億美元。身為日本首相，本應記取歷史教訓，致力於亞洲的和平與發展，反而一再參拜靖國神社，是對中國人民感情的蔑視與傷害，中國人民理所當然地表示憤慨並予以譴責。

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後，也引起許多日本民眾的強烈不滿。其中211名陣亡者遺屬以及宗教界人士組成的原告團向福岡地方法院提出了訴訟，理由是小泉參拜靖國神社違反了憲法的政教分離規定。日本法庭判決：小泉以總理大臣的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屬於日本憲法第二十條禁止的宗教行為，違反了日本政教分離的憲法原則。日本最大的在野黨民主黨幹事長岡田克也表示，首相應該真摯地接受這個判決，對參拜靖國神社進行深刻反省。日本共產黨委員長志位和夫發表講話說，首相應遵守憲法，今後必須徹底終止參拜靖國神社。社民黨幹事長又市征治要求小泉認真接受判決結果，並說今後首相及所有內閣成員必須停止參拜靖國神社。可是小泉對判決表示不滿並發表講話說，他今後還將繼續參拜靖國神社。

可見，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不是簡單的個人行為，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9.11」事件是一個分水嶺。前此，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以後，尚有所顧忌，不得不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表示對日本的侵略歷史道歉。可是「9.11」事件後，日本政府將戰爭責任政策再向「右」調整。2002年4月9日，日本文部科學省又審定通過了日本右翼保守勢力編的明成社版歷史教科書《最新日本史》，而這部教科書就是1986年引起亞洲各國人民強烈反對的原書房版《新編日本史》的改頭換面；4月21日，小泉再次公然參拜靖國神社，而且一發不可收拾。

「9.11」事件導致國際和日本國內形勢的劇變，是小泉內閣對戰爭責任政策再向「右」調整的背景。「9.11」事件之後，美國總統布希以所謂民主、自由為標準，實施更加強橫的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日本經濟持續衰退的局面，導致20世紀80年代的民族主義思潮演變為新民族主義思潮，日本右翼保守勢力將中國等受害國及民眾受到感情傷害而表達的義憤，引導成日本民眾的抵觸、厭惡乃至對抗情緒。日本政府乘機在戰爭歷史認識和戰爭責任政策上顯示出強硬姿態，無視中國等受害國政府和民眾的強烈反對而一意孤行。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小泉表示「我對因那場戰爭而犧牲的中國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¹⁷。不僅反省的究竟是不是侵華戰爭，態度曖昧，而且只在這種場合做出表態，故意給人一種非正式的印象；更何況言猶在耳，小泉就接二連三地跑到供奉著侵華戰犯亡靈的靖國神社去頂禮膜拜，將「衷心的道歉」拋到九霄雲外，怎能讓中國人民相信其反省和道歉的誠意呢？如果日本方面能夠糾正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錯誤做法，無疑將極大緩和中國民眾的「厭日情緒」。

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也不是簡單的孤立事件。今年「8.15」日本無條件投降日之前，小泉表示今後還將繼續參拜靖國神社；當天，小泉內閣的四名成員和五十多名國會議員再次參拜靖國神社，其中經濟產業大臣中川昭一公開聲明：「我以內閣大臣和國會議員的身份進行參拜。」¹⁸另外，自民黨幹事長安倍晉三、前首相森喜朗、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等人單獨參拜了靖國神社。這是在向曾經遭受日本侵略戰爭之害的鄰國民眾示威。此舉不僅遭到中國民眾的反對，也遭到曾經遭受日本侵略戰爭之害的各國民眾的反對。盧武鉉對日本首相小泉表示要「每年都參拜靖國神社」提出批評，並警告說，「日本領導人不能像沒有知覺的國民和急於獲取支援的個別政客那樣行動。」韓國外交通商部官員表示：「韓國政府關心的是日本政府對歷史問題的認識。韓國政府一貫認為，正確的歷史認識才是韓日兩國發展面向未來關係的基礎。本著這一立場，韓國政府反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無疑

是導致鄰國民眾「厭日情緒」的主要因素。

六、日本方面：日本沒有美化侵略戰爭。

我們的看法：如今，美化侵略戰爭的事例在日本隨處可見，任何一個稍有正義感的人都不會對此產生質疑。

在日本，美化侵略戰爭的影視節目不斷地播放，例如美化日本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的電影《自尊——命運的瞬間》在日本的放映及造成的惡劣影響，只是日本影視傳播戰爭歷史問題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而在日本各地到處可以看到歪曲歷史事實的影視節目，例如日本九州宮崎縣肥後小村壽太郎紀念館常年放映一部關於日中甲午戰爭和簽訂馬關條約的影片《戰爭打贏了，談判失敗了》，片中宣揚：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清國，本來可以在割地和賠款方面攫取更大的權益，可是由於兩個原因不得不在談判中做出巨大讓步：一個原因是清國談判特使李鴻章在日本馬關意外地被日本暴徒襲擊受傷，日本怕引起國際社會的譴責；另一個原因是日本破譯了李鴻章同北京清廷的電報密碼，了解了清國的談判方案，為了盡快達成停戰條約，只好屈從清國的談判方案。該片的主題就是日本在馬關條約中吃了「大虧」，所以理應繼續發動一系列爭取更多權益的對華戰爭。

用漫畫形式歪曲和美化戰爭歷史的書籍越來越多，例如小林善紀的《戰爭論》對日本侵華戰爭歷史極盡掩蓋、歪曲和美化之能事。他在否定南京大屠殺史實的章節中，採用「攻擊一點，否定全部」的做法，從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殺歷史最有名的歷史學家洞富雄、藤原彰和笠原十九司等三人的著作中各挑出一張南京大屠殺的資料照片，聲稱這些照片不是南京大屠殺期間的照片（其中有的照片確屬弄錯，作者已經公開更正；有的則屬妄加推測），於是就下結論：所謂南京大屠殺是虛假照片的寶庫，所以是虛構的。這一瞞天過海的伎倆，對日本中小學生頗有蠱惑作用。隨後小林善紀又推出第二部《戰爭論》，在日本仍然暢銷。

戰爭歷史遺跡和戰爭資料展覽遍布日本全國。筆者考察了位於日本九州南部宮崎縣「神風突擊隊鎮魂碑」。當年日本一支神風突擊隊就是從這裏起飛去攻擊美國的軍艦，這些飛行員都是有去無回。「鎮魂碑」上刻著這些神風突擊隊的名字和他們的絕命書，以及讚美他們的詩句，迄今他們仍然被奉為民族英雄。

最有代表性的是位於宮崎的「八紘一字塔」。1938年，正當侵華日軍在中國不斷擴大侵略戰果之際，宮崎縣知事發起建塔運動，以煽動日本國民支援侵華戰爭。為了建塔，宮崎縣男女老少紛紛參加義務勞動。日本新聞媒體煽風點火，鼓動世界各地的日本人捐獻石料，日本陸軍參謀總長命令所有的前線部隊「以軍或師團為單位，每單位收集兩塊，一塊是軍或師團總部所在地的，取最有價值，一塊是戰場最前方的，取最有意義」，以示皇軍所向披靡，征服世界。建塔時將這些石塊作為基石，上面塔身上刻有「八紘一字」字樣，以示天皇將把全世界納入其一統天下。塔身周圍建有四座陶瓷人像，名為荒魂、奇魂、幸魂和和魂，分別代表武士、漁民、農民和工人，藉以煽動日本民族的戰爭狂熱。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盟軍佔領日本，宮崎縣政府趕緊將塔身上的「八紘一字」四個字剷除，將象徵武士的人像藏起來，將這一帶改為「和平公園」。到1965年，宮崎縣知事又將「八紘一字」刻在塔身上，武士像又回到原位。筆者站在這座「八紘一字塔」前，隱隱約約感到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仍然在這塊土地上遊蕩，日本仍然有人在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

日本在全國各地建立了「戰爭資料館」，都在傳播著掩蓋戰爭歷史真相乃至美化侵華戰爭的理念。例如宮崎市「祈念和平的戰爭資料館」擺放的展品和圖表、文字說明分別展示了「戰

爭時代」、「戰死者的相貌」、「徵兵通知書」、「陣中日記」、「遺書」、「遺物」、「槍後的祈禱」。戰時將一般國民稱作「槍後」，顯示全體國民對戰爭的支援，這個單元展示了婦女和孩子向戰地的親人寄送慰問品，鼓勵其立功報國，以及用縫「千人針」的形式祈求親人平安的情景。宮崎縣派出的士兵主要參加熊本師團的都城聯隊等部隊，以尚武彪悍著稱。該部隊一直充當侵華日軍的主力部隊，鐵蹄踐踏中國的許許多多地方，參加過南京攻略戰、武漢攻略戰等重大戰役，參與了南京大屠殺等駭人聽聞的暴行。可是宮崎市「祈念和平的戰爭資料館」完全是頌揚侵華戰爭和推崇鄉土官兵，絲毫不提對中國的侵略和加害暴行。這分明是在「祈念和平」的幌子下緬懷侵華戰爭和在侵華戰爭中喪命的軍人。難怪在參觀後的《觀感調查表》中，筆者看到日本觀眾的留言。其中關於「哪些展示的印象最深刻」的回答，填寫有「家信」、「遺書」、「合祀靖國神社通知書」、「入隊、戰場休息和遺骨回歸的照片」、「戰死者的相貌」等。在「感想」欄裏有這樣的留言：「看到遺書，禁不住掉下眼淚！」「看了合祀靖國神社通知書，感到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無論如何也不是問題。」「前線的將士英勇奮戰，捨身報國，後方的民眾千方百計地支援前線，結果還是失敗了，令人惋惜！」祈念和平的戰爭資料展覽竟然達到這樣的歌頌侵華戰爭歷史的感召效果，真令人不寒而慄。

日本進步團體舉辦「為了和平的戰爭資料展」，展示正視歷史事實和反省侵華戰爭的理念，例如京都的「為了和平的戰爭資料展」已經舉辦了多年，給日本參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大阪國際和平中心更是獨樹一幟。大阪國際和平中心在「創設宗旨」中申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大阪遭受五十多次空襲，主要街道化為廢墟；廣島、長崎遭到原子彈轟炸，沖繩成為『本土決戰』的犧牲品。同時，從成為戰場的中國開始，對於亞洲太平洋地區的人們以及處於殖民地下的朝鮮、台灣人們加以極大的危害之事，我們不會遺忘。」¹⁹其展覽內容，既強調日本民眾受到無差別轟炸、原子彈爆炸的傷害，又突出日本侵略戰爭加害於鄰國的南京大屠殺、實施細菌戰、強征慰安婦和奴役勞工等暴行，從而達到反對戰爭、祈念和平的目的。正因為如此，日本右翼勢力將其視為眼中釘，組成「改正戰爭資料偏向展示會」，於2000年1月23日特意選在大阪國際和平中心召開大型集會，公然揭出的主題是「二十世紀最大的謊言——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日本學者專門組織以「展覽館應如何展示戰爭與和平」為題的討論，得出的結論是：「日本圍繞學生戰爭歷史認識展開的論爭的態勢，正向著隱匿日本侵略戰爭歷史的方向發展。」²⁰

提起日本美化侵略戰爭，就不能不提到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級戰犯。現在，在熱海伊豆山山腰松井石根立的「興亞觀音」附近，藏有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級戰犯的一部分骨灰，樹立著所謂「七士之碑」。在松井石根的家鄉愛知縣幡豆町還有所謂「殉國七士墓」，也藏有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級戰犯的一部分骨灰。以這個墓為中心，又建起了所謂「陸海軍部隊戰歿者碑」，此地成了所謂「大東亞戰爭戰歿者的聖地」。一些人不時地在這裏搞一些活動，為松井石根等甲級戰犯「招魂」。每年「8.15」日本無條件投降日，一些日本新老右翼分子都要身穿當年的軍裝，在靖國神社招搖過市，為日本軍國主義者招魂。

如此種種，不一而足。日本戰敗投降已經半個多世紀了，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的潮流，可是侵略戰爭的幽靈仍然在日本列島徘徊，怎能不引起曾經遭受日本侵略戰爭之害的鄰國民眾的反感和厭惡。這也是中國民眾「厭日情緒」的一個重要因素。

七、日本方面：日本民眾的「厭華情緒」，是感到中國對其構成「威脅」，因為中國軍費不透明；釣魚島是日本自古以來固有的領土，中國有非分之求，所以造成日本民眾的反感。

我們的看法：2002年日本輿論調查顯示：日本民眾對中國有信任感者只佔38.3%，不信任或不太信任者竟佔55.3%，而1980年有信任感者高達78.6%，不信任者只佔14.7%，從而形成「厭華情緒」。我們認為：日本民眾的「厭華情緒」是日本政府的大國戰略和右翼保守勢力的惡意鼓動造成的。

日本政府將中國的崛起作為其實現大國戰略目標的主要障礙，因此將遏制中國，以確立其東亞領袖地位，作為其大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採取的策略是通過宣揚「中國威脅論」來掩蓋其拒絕對侵華戰爭反省和認罪，破壞中日雙邊政治協定的行徑，借此來打壓中國的威望，壓抑中國民眾的氣節，喚起大和民族自豪感，提升日本的擺脫經濟困境的民族凝聚力。所以，日本政府一方面抓住一切時機鼓吹「中國威脅論」，例如，去年日本駐瀋陽總領事館事件發生後，不顧中國警衛依法執行公務，阻止不明身份者擅闖領事館的事實，在日本大造「被中國欺負了」的輿論；今年中國成功發射神舟五號載人飛船後，在日本渲染「中國軍事威脅論」，並且削減對華經濟援助。一方面參拜靖國神社來推崇「民族英雄」，通過教科書「改惡」來宣揚侵略擴張歷史的「業績」，在釣魚島製造事端來顯示侵略擴張僅存的「成果」。

當今日本民眾的戰爭歷史認識的狀況不容樂觀。日本大多數人戰爭歷史認識的主體，是原子彈和大轟炸的恐怖，戰死通知，疏散的艱辛，戰時和戰後的饑荒等受害觀念，不了解日本侵華戰爭的歷史真相；或者受「個人生活中心主義思潮」影響，認為日本侵華戰爭歷史與己無關，於是對政府的歷史教育指導思想採取默許或認同的態度。少數人知道侵華戰爭真相，或者不認賬，仍然堅持固有的軍國主義的戰爭理念；或者不願意認罪並承擔責任，主要是怕賠償，是「算計主義」在作祟。日本的許多知識份子也有意回避戰爭歷史認識問題，因為它可能最終導致日本最強大的盟友美國的政策受到批評，並危及皇室的合法性。

日本大多數民眾還有這樣的想法：日本全面對華戰爭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最輝煌的「業績」，如果承認對華戰爭的侵略罪行，就等於否定明治維新以來對外擴張的全部「成就」，那麼現在日本人得以傲視世界的「優秀傳統」也就喪失殆盡。所以頗要面子的日本人，無論如何不願意承認敗在一向瞧不起的中國人手中，寧願將失敗完全歸於美國的參戰。據日本共同社民意測驗顯示，支援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佔53%，反對的佔40%。有日本學者指出：「如此給日本人的戰爭觀造成了獨特的不良後果，因為當這種方式的說明與日本人的民族認同之間的緊張關係達到某個臨界點的時候，那其中便孕藏著偏狹而且具有攻擊性的民族主義情緒噴發出來的可能性。」²¹

日本右翼保守勢力的惡意鼓動成了日本部分民眾「厭華情緒」的助推器，例如，2001年1月至2003年7月期間，日本《文藝春秋》、《諸君》、《正論》等五家雜誌中涉及中國的報道有454篇，明顯帶有成見，誤導讀者，推動了日本人的「厭華情緒」，以至於一些日本人對政府因侵華戰爭罪行而一再被迫作出道歉已經越來越不耐煩；一些日本人對由新版日本歷史教科書和政要參拜靖國神社引發的抗議感到憤恨。此外，日本持續多年的經濟低迷對日本民眾的心理產生了深刻影響。日本大多數民眾這樣的歷史認識和看待中國的心態，被日本右翼保守勢力所利用，成為日本政府拒絕承認侵華戰爭罪行的社會基礎。日本政府、右翼保守勢力和大多數民眾互相推動，致使中日關係中的歷史問題呈惡化態勢，成為兩國民眾彼此「厭惡情緒」的癥結。

釣魚島是中國固有的領土，中日有關爭端是日本侵華戰爭遺留問題。鑒於中日雙方在釣魚島問題上有不同主張，1976年，在商訂和平友好條約時，兩國政府從發展中日關係的大局出

發，達成了擱置爭議、不採取單方面行動的諒解。可是日本右翼保守勢力蓄意在釣魚島領土爭端問題上大做文章。1996年7月，日本右翼組織「日本青年社」在釣魚島上建燈塔，引起中港台兩岸三地的抗議。香港和台灣的保釣人士採取行動，開展登島行動，香港保釣人士陳毓祥不幸犧牲。此後，日本右翼保守勢力在釣魚島問題上年年都在搞小動作。日本政府2002年向所謂「擁有釣魚島」的日本國民租下了釣魚島及附近的南小島、北小島三個島嶼；《產經新聞》、《讀賣新聞》先後發表社論，大談日本這一行動的「巨大意義」。去年開始，日本政府多次派軍艦強行驅趕中國登島人士，企圖造成強佔的既成事實。中國民眾對此表達義憤完全在情理之中。

八、日本方面：中國現在不要糾纏歷史問題，只管發展和壯大國力，等到中國強大了，強硬民族主義就會變成柔軟民族主義，日中關係中的歷史問題也就不成其問題了；韓國就走過這樣的歷程，現在日韓關係中的歷史問題已經解決。

我們的看法：不同意日本方面強硬民族主義或者柔軟民族主義這樣的提法，日本方面提出的解決辦法更是無稽之談。

中日兩國間的戰爭狀態已經通過簽訂條約的形式結束了，兩國民眾的心中的戰爭狀態，即中國受害民眾的戰爭心理傷害和日本政府的拒不反省認罪，卻長期存留而難以消除。同時應該看到，日本左翼進步力量也希望日本恢復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地位，在未來的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但是認為應該採取另外一種截然相反的路線，即日本正視侵略歷史，承擔戰爭責任，求得受害國民眾的寬宥，從而卸下歷史認識問題的深重包袱，與鄰國攜手並進。許多有良知的日本人士已經付諸行動，在尋求中日兩國「化干戈為玉帛」的途徑。

「解鈴還須繫鈴人。」只要日本政府有關戰爭歷史認識和戰爭責任政策改弦更張，放棄「三不政策」，對侵華戰爭反省並認罪，求得中國人民的寬宥，中日關係的這個「死結」就可以化解。中日關係的歷史問題的解決標準是：

- 一、日本政府恪守對侵華戰爭認罪並認罰的有關國際條約和中日雙邊協定，並由國會將其確定為基本國策；
- 二、通過歷史教科書等形式向青年學生和民眾傳達正確的戰爭歷史，以史為鑒，根除再次發動侵略戰爭的根源；
- 三、在日本國內禁止為侵華戰爭歷史翻案的活動，終止政要參拜靖國神社，撤銷美化侵華戰爭歷史在展覽和紀念物；
- 四、主動地妥善處理日本侵華戰爭遺留問題，包括中日兩國的領土爭端、戰爭受害者賠償等問題。

日本方面所說的韓國已經由強硬民族主義變成柔軟民族主義，現在日韓關係中的歷史問題已經解決，完全不符合事實。

多年來，我們同韓國的國會議員、大學教授、民間團體的代表以至普通民眾有廣泛的接觸，目睹了韓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過程，並沒有感到韓國民眾在歷史問題方面對日情緒的變化。迄今遭受日本侵略戰爭之害的韓國民眾仍在積極展開各種要求日本反省、認罪和賠償的行動。例如，韓國和中、日等三國學術民間團體主辦的「歷史認知與東亞和平論壇」機制於2002年3月正式啟動，首屆論壇在中國南京成功地舉辦了，第二屆論壇在日本東京也成功地舉

辦了；今年8月8至13在韓國漢城召開了第三屆論壇；韓、中、日三國學術民間團體合編歷史教科書輔助讀物的工作於2002年8月正式展開，明年將在三國同時出版，以揭示日本侵略韓國和中國的歷史真相；韓、中、日三國學術民間團體今年6月21和22日在韓國清州合辦了「日本殖民主義研究國際學術大會」，駁斥日本右翼保守勢力美化日本殖民教育的謬論。韓國曾經被強征為「慰安婦」的婦女們，每逢周三都到日本駐韓國大使館門前靜坐，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謝罪並賠償，此舉已經堅持十多年，得到韓國廣大民眾的支援。

日本方面將韓國政府對日本侵韓歷史的克制態度，歪曲為問題已經解決。今年3月1日，韓國總統盧武鉉在出席漢城反抗日本殖民統治「3.1獨立運動」八十五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講話時，對日本提出忠告說，不要因為韓國領導人在歷史問題上不對目前日本法律和制度的變化以及其他未解決的問題做評論，就以為所有問題都已經解決了，不徹底清算歷史就不會有光明的未來，「慰安婦」的冤仇至今沒有解決，日本不要再發表給韓國國民造成傷痛的講話²²。今年9月1日盧武鉉在青瓦台會見日本執政黨自民黨要員以及其他日本高級議員時表示：「韓國與日本領導人都要利用他們的智慧並謹慎地處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如日本對韓國的殖民統治等問題，只有這樣這些歷史遺留問題才會在不久的將來得到很好的解決。」²³韓國外交通商部長官潘基文針對日本使用歪曲歷史的教科書表示：「日本應當正視歷史，並且只有在遵守史實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同韓國在未來正常地發展外交關係。」²⁴

恰逢韓國教育史學會會長、忠北大學教授金大容先生在北京，筆者向他求證，他完全同意我們的觀點。他也認為，韓國要求日本對當年實行的殖民統治反省認罪和對受害者賠償的態度，是一貫的，不存在變化。而前不久韓國國會通過的徹底追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期間國內幫兇罪行的決議，也是一個最有力的佐證。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大潮流，溝通與和解是中日關係的主旋律，協作與互利是中日兩國的共同追求，世代友好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心願。我們堅信經過中日兩國有識之士尤其是廣大民眾的共同努力，日本的歷史認識問題必定會作為中日和平友好樂章的一個雜音而休止。

註釋

- 1 〈西方通訊社關注亞洲杯期間的反日怒潮〉，亞洲新聞網2004年8月4日消息。
- 2 〈日本正在向右轉，支援右翼的日民眾在增多〉，人民網2004年8月25日。
- 3 〈日本正在向右轉，支援右翼的日民眾在增多〉，人民網2004年8月25日。
- 4 〈「愛國」教育催生的反日民族主義〉，日本《讀賣新聞》2004年8月5日。
- 5 〈西方通訊社關注亞洲杯期間的反日怒潮〉，亞洲新聞網2004年8月4日消息。
- 6 [日]高橋浩祐：〈中國對日本——不僅僅是一場足球賽〉，香港亞洲時報在線2004年8月7日。
- 7 《中國青年報》2002年12月2日。
- 8 [日]小島朋之：〈日中必須從歷史的不同認識中尋求「理解」〉，日本《產經新聞》2003年2月14日。
- 9 日本鹿島公司：〈關於花岡事案和解的聲明〉，2000年11月29日。
- 10 [日]吉田裕：《日本人的戰爭觀》，日本岩波書店1995年版，第5頁。

- 11 蔣立峰：〈中國民眾對日本很少有親近感〉，見中華日本學會等主辦：《日本學刊》2002年6期，第1—18頁。
- 12 [日]吉田裕：《日本人的戰爭觀》，日本岩波書店1995年版，第5—7頁。
- 13 〈小泉離村山有多遠〉，《中國青年報》2001年10月9日。
- 14 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1971—199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924頁。
- 15 參見[日]山本一太主編：《如果我是日本首相——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宣言》，當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 16 《日本國憲法》·第二章第九條。
- 17 人民網2001年10月9日。
- 18 〈日內閣成員「拜鬼」，企圖「突破」靖國神社問題〉，東方網2004年8月16日。
- 19 大阪國際和平中心參觀說明書。
- 20 [日]君塚仁彥：〈從原士兵的罪責分析中我們應得到哪些啟示〉，「日本的戰爭責任學術討論會」論文，2000年7月。
- 21 [日]吉田裕：《日本人的戰爭觀》，日本岩波書店1995年版，第236頁。
- 22 〈盧武鉉向小泉發出「警告」：不要淪為「政客」〉，人民網2004年3月1日。
- 23 〈盧武鉉晤日代表 敦促日方謹慎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中新網2004年9月2日。
- 24 〈韓國外長批評日本歷史教材，稱史實只有一個版本〉，中新網2004年9月2日。

吳廣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王智新 日本宮崎公立大學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十四期 2005年1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十四期（2005年1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